

莉萨·杰克逊浪漫悬疑小说系列

LOST SOULS

无处安魂

[美] 莉萨·杰克逊 著
杨菁菁 译

哥特式的瓦格纳大厦
神秘的血吊坠项链
亦真亦幻的吸血鬼崇拜会

离奇失踪的大学女生
奇特的死亡灰色
一场跟踪与反跟踪的恐怖游戏



安徽文艺出版社

LOST SOULS

无处安魂

[美] 莉萨·杰克逊 著
杨菁菁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处安魂(Lost Souls)/(美)莉萨·杰克逊著;杨菁菁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1

(莉萨·杰克逊浪漫悬疑系列)

ISBN 978 - 7 - 5396 - 3161 - 5

I.无… II.①莉…②杨… III.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1677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1208609

LOST SOULS by LISA JACKSON

Copyright:©2008 BY SUSAN LISA JACKS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KENSINGTON PUBLISHING CORP.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MORI AGENCY,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9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美]莉萨·杰克逊 著

无处安魂(Lost Souls)

杨菁菁 译

责任编辑:汪爱武 曾 冰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 × 1000 1/16

印 张:22.5

字 数:350,000

印 数:8,000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5396 - 3161 - 5

定 价:36.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鸣 谢

我衷心感谢所有为此书付出心血的人。感谢深富洞察力的主编约翰·司考纳米格里,他从构思小说的结构开始到形成完整的情节的过程中都为我提供了无私的支持,在我的手稿上花费了无数心血与时间。还有我的作家姐姐南希·布什,在我完稿前做了大量的编辑和资料整理,请相信我,那真的是一项繁芜的工作。此外还有众多帮助本书调研与宣传的幕后英雄:肯·布·埃里克斯·科拉福特、马修·克劳斯、迈克尔·福斯特、肯·麦鲁、罗兹·努南、约翰·斯科拉佛、迈克·西德尔、莱瑞·斯巴克和尼基·威尔金斯。在此,对他们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若有遗漏,请您谅解,谢谢所有支持我、关注我的人。

作 者 按

从作品设计和构思角度出发,我将一部分警事程序做了变动,同时虚构了小说中新奥尔良市的警署。



楔子

万圣大学

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

十二月

我在哪儿？

一阵冷风扫过,莱丽裸露的肌肤上立刻冒出一颗颗鸡皮疙瘩。她颤抖着睁大双眼,想看清隐匿在黑暗之后的东西,却只看见逐渐弥散的浓雾和远处忽明忽暗的几点红光。她全身僵硬,直觉告诉她,自己躺在一张大床或是沙发上……

哦,上帝,难道我身上什么也没穿？

真是那样吗？

不,绝对不行！

但是她分明感到被天鹅绒包裹着全身,双腿、臀部和肩膀都有一种柔软光滑的触感。

尖锐的恐惧感刺痛了她的神经。

她想动,但是她的手脚不听使唤,甚至连头也转不动。于是她只得用力抬起眼皮,希望可以辨认出这间可怕的黑屋子里到底有些什么。

她听到一声轻微的咳嗽。

什么？

难道这间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她将头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转去。

但是她失败了，头重重地撞在一个坚硬的物件上。

起来，莱丽，快起来！又一阵沙沙声传进她的耳朵，那是鞋子摩擦水泥地或其他硬物发出的声响。出去，快从这儿出去。这鬼地方绝对不能久留。

她竖起耳朵，似乎听见阴影处传来极其轻微的沙声。该死，到底怎么回事？

她心中再次一惊。为什么她一动都不能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想开口，但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声带仿佛被打了一个死结。她越发绝望，无法转头，只得拼命地瞪大眼睛打量四周。她的内心狂跳不止，虽然房里甚是阴冷，但她却开始冒冷汗。一个噩梦。在梦里，她四肢僵硬地被包裹在柔软的丝绒中，浑身赤裸如同初生的婴儿。她感到自己在被缓缓地托起，如同身处诡异的舞台之上，被阴暗处看不见的观众窥视着。

恐惧堵住了她的咽喉。

绝望感像一条毒蛇，将她越缠越紧。

这只是一个梦，你要弄清楚这一点。不能说话、不能动，都是噩梦的典型特征。冷静下来，将这些记忆从大脑中删除。明天早晨，你就会在自己的床上醒来……

但是她的理智无法照办，一切的一切都不对劲，太不对劲了。以前就算做噩梦，她也从未如此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处梦境之中。而现在，这种感觉如此真切，以至于她开始怀疑自己的精神是否正常。

她还记得什么……哦，上帝，是昨晚……还是几小时以前？她想起自己和一群在大学里新认识的朋友们出去喝酒，那是一群对吸血鬼和哥特文化着迷的家伙……他们强调，吸血鬼的正确拼写应该是“vampire”，这种古代拼法更加正宗。印象中，耳边还响着神秘的呢喃，眼前似乎仍晃动着那些人怪诞的行为和血红色的马丁尼酒——据说酒里真的掺着人血。那是一种“序幕仪式”。

莱丽对他们的信仰并不感兴趣，但是却想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想放纵自己为所欲为……而现在……她栽在了他们手里。他们在酒里加的不是人血，而是某种强力迷幻药——一定是这样！



在她接过那杯血红的马丁尼并轻轻晃动时,难道没有注意到他们眼中有一丝犹豫吗?当她浅啜杯中的液体时,怎么没有留意到他们眼中的痴迷甚至恐惧呢?

哦,上帝……

起初,她觉得这纯粹是一个玩笑;但是后来出现了无形的危险转折。她模糊地记得,自己同意做“表演”的一员。她喝下了那杯“血酒”,没错,她确实觉得这些新结交的吸血鬼粉丝们很酷,却从没有把他们的话当真。她以为他们只是在耳边吹吹风,看她会有怎样的反应……

但是喝下那东西才几分钟,她就觉得不对劲了。那种感觉不是喝醉,而是意识被剥离的空洞感。之后她意识到那杯马丁尼一定被下了强力迷药,但那时她已经失去知觉了。

过去了多长时间?是几分钟吗?

还是几小时?

她一点儿都不知道。

一场噩梦?

还是一次痛苦的旅程?

她希望如此,希望这是一幕过于逼真的惊悚剧。如果她真的躺在一张舞台般的沙发床上,一丝不挂、头发松散,如果她真的无法动弹,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她可以预见这部剧集一定不会有什么好结局。

她听到另一声呻吟。那红光开始伴着她的心跳不停地闪烁。她想象黑暗中有很多双眼睛在直勾勾地盯着自己,让她无处藏身。

上帝,救救我。

她咬紧牙关想动一下,但那只是徒劳。

她想尖叫,想大声呼救,想叫他们停止这疯狂的行为。但是,嗓子里发出的只是细微的嘶嘶声。

恐惧如同电流般击穿了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难道没有人出来阻止他们吗?难道他们全都袖手旁观?没有人发现她的恐惧和绝望吗?难道他们不觉得这个玩笑开得太过火了吗?她只得用眼神无声地哀求他们。台上逐渐亮了起来,四周环绕着柔和而模糊的光线,其

间还闪烁着摇曳不定的红光，令她眩晕。

一缕缕轻薄的雾气从台板下面缓缓升起。

那群她看不见的围观者似乎在期盼着什么。会有什么事发生在她身上？他们知道吗？这是一个他们习以为常的仪式吗？还是一场令人无法想象的灾难？

她在劫难逃。

不！反抗，莱丽，要反抗！别放弃，千万别放弃！

她再次想要挪动身体，但再次失败了。她努力想抬起头、胳膊、双腿或哪怕是身体上的任何部位，但那只是徒劳。

接着，她听见他的声响。

颈后的汗毛立即竖了起来，她感到自己掉进了冰冷的深海。在一瞬间她意识到那儿不是她一个人，她用眼角瞥见了人影。那是个男人的黑影，一个宽肩膀的高个子男人正穿过雾气朝她走来。

她喉咙嘶哑。

心脏快要被恐惧捏碎了。

她怔怔地盯着他一步步走近，脑中一片空白。就是他，这就是那些吸血鬼发烧友们低声议论的那个人。

她想象着出现在眼前的将是一个身着黑色斗篷和血红衬衣的男人，脸色惨白，双眼发光，咧开嘴只能瞧见尖利的獠牙闪着寒意。

但事实并非如她所想。这个男人是穿着黑色没错，但却不是斗篷；他没有发光的双眼，衣服上也不见斑斑血渍。

从四周的黑暗中传来骚动的气息。

她再次想告诉自己，这是一个梦，一个不可理喻的噩梦，一场可怕逼真的幻觉。

哦，求求你……不要让这一切成为现实。

他走到她身边，停下脚步。耳畔回响的不再是皮靴底摩擦地面的沙沙声，而是急促的呼吸声，似乎有人在焦躁地等待着什么。

隔着沙发后背，他伸出一只粗糙的大手，按在她赤裸的颈项上。她感到他的掌心传来一阵温暖，融化了些许恐惧。他的指尖滑过她的锁骨，如此轻



柔,令她心中竟然产生一丝悸动。

这个人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

黑暗中的围观者蓦地安静下来。

“她,”他威严的声音仿佛在向人群传达着指令,“是你们的妹妹。”

四周发出一阵喧哗声。

“莱丽妹妹。”

没错,是她的名字,但是……他在说什么?她想拒绝他,想摇头否认这一切,想确定刚才流过自己全身的是僵直的四肢带来的麻痹感,而不是这个男人的抚摸撩起的快感与欲望。

但是,他察觉到了。

他能够感受到她的欲火,嗅出她的恐惧。她还知道,他喜欢的就是她夹杂着愤怒的恐惧。

别这样,她无声地乞求着。但是她放大的瞳孔、急促的呼吸和呻吟都向他传递着渴望的欲求。

他加大了力度,宽厚的手掌紧紧包覆着她的肌肤。

“今晚,莱丽妹妹自愿加入我们的行列,”他的声音掷地有声,“她已经为最终的献身做好了准备。”

什么献身?这个词听起来让人害怕。莱丽再次尝试着呼救反抗,但依然控制不了麻痹的身体。唯一清醒的是她的大脑,可现在似乎连意识都开始渐渐模糊了。

相信他,一个声音在耳边低声说。你知道他爱你……你感觉到了……你不在等待着他的爱吗?

不!真是疯了!一定是迷幻药在起作用。

可是,她却想在他手指的触摸下做一只驯服的绵羊。胸部那片灼热的感觉在扩散,离敏感部位越来越近。

一阵尖锐的刺痛。不可能。难道说……

他靠得更近了。他翕动的鼻翼贴着她的头发,嘴唇几乎吻到了她的耳廓。在匀净的呼吸声中,她听见了三个字,“我爱你。”她的恐惧如同阳光下的冰雪,顷刻间融化了,体内升起一股暖流,她要他。他的手指顺着她锁骨的

方向,更加用力地按压着。那一瞬间,她几乎忘记了自己身处何地。她觉得只有他们两人,他在爱抚她……满怀柔情地用手指记录着她每一寸肌肤的信息……他对她的欲望没有止境……

他忽然猛地加大了力道。

一根手指嵌进她的皮肉间,戳到了她的肋骨。一阵剧痛。她瞪大双眼,肾上腺素分泌急剧攀升,心脏立刻狂跳不已。

刚才她在想什么?他怎么会引诱她呢?

不!

他爱上了她?哦,以基督之名发誓,他不爱她!莱丽,别上当了。不要跌入他设置的愚蠢陷阱。

那该死的迷幻药让她以为他是爱她的,而事实上这个男人只不过把她当做这场罪恶表演的一个道具。

她盯着他,眼里满是愤怒。

那混蛋微笑着,洁白的牙齿闪着寒光。

她知道,他正在欣赏着她徒劳的愤恨。他甚至在感受着她的心跳和血管中翻腾的恐惧绝望。

“她身上流的是没有被玷污过的处女之血。”他对黑暗中的人群说。

不!

你抓错了人!我不是——

她拼劲浑身解数想开口说话,但是舌头僵硬,不听使唤,连声带都无法震动。她想挣扎、想反抗,但四肢依然软弱无力。

“别害怕。”他轻声说。

她惊恐地看着他俯下身贴近自己,感受到他灼热的呼吸,看到他咧开嘴角,露出整齐的白牙。

两颗尖利的獠牙赫然出现在眼前,和她幻想的如出一辙!

哦,上帝,求求你,快点儿让我醒过来。求求你……

然后,仿佛有一根针刺进血管,她不知道那是不是他的獠牙。

血汨汨地从她的血管里流出……



第一章

到目前为止,一切状况良好。克里斯蒂·本茨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把她最喜欢的抱枕丢到车后座上。这是一辆有十年车龄的本田小轿车,虽然里程表显示已经行驶了近八万英里,但对于克里斯蒂来说却是一辆新车。砰的一声,枕头砸在一堆东西上,有双肩包、台灯、iPod 和其他日常用品,都是准备带去巴吞鲁日的。她的父亲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为了搬出家独居忙进忙出,想到女儿即将离开自己和她的后母奥利维亚,本茨脸上写满了失落和沮丧。

还有什么和平常不一样的呢?

感谢上帝,至少爸爸还活着。

她鼓起勇气,瞟了本茨一眼。

他气色不错,看上去挺有精神,脸被风吹得微微泛红,浓黑的发梢挂着几滴雨水。自然,免不了有几缕白发,还有在一年之内长胖了的十来磅,但他身板硬朗、眼神明亮,起码让人感觉他是个强壮健康的中年人。

感谢上帝。

因为有时候事情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至少对克里斯蒂来说是如此。自从一年半前的那场昏迷之后,她常常看见那个令她毛骨悚然的画面:父亲变成了鬼魂,他双目空洞、浑身冰冷。许多个夜晚,她从噩梦中惊醒,梦里一片黑暗,闪电划过天际,劈开一棵大树,树下的父亲躺在血泊之中。

可怕的是,这场景不仅仅出现在她的梦中。白天,她也会看见父亲皮肤上的光泽在逐渐退去,脸色越发灰白。她知道,他正一步步走向死亡。而且这一天很快就会降临。闭上眼睛,她就会看到父亲死亡的情景。

过去的十八个月里,克里斯蒂无时无刻不处在失去父亲的恐惧与焦虑之中,这令她的康复过程变得艰难而漫长。不过今天,圣诞后的这一天,瑞克·本茨却宛若新生,仿佛是身强力壮的健康代言者。而且他这时候正在气头上。

风儿吹过海湾,送来一阵水汽和沼泽潮湿的味道,树叶随风轻摆,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他不情愿地走上坑坑洼洼的车道,把女儿的手提箱搬上了车。

奥利维亚·班彻·本茨都是为了自己的丈夫好。这一点毫无疑问。作为继母,她和克里斯蒂并没有真正地相处过。但当克里斯蒂不顾爸爸反对,将车厢塞满行李时,她站在二十英尺外,担忧地皱起了那精心修剪的长眉,眼中满是担忧。但她一句话也没说。

这很好。

她明白,以自己的身份,这个时候夹在父女之间是件尴尬的事,最好的选择还是保持距离。所以她没有回屋。

“我觉得这并不是最佳选择。”她爸爸说。怎样做才是最好的呢?自从克里斯蒂决定去巴吞鲁日的万圣大学就读冬季课程起,这个话题就成了一颗随时会被引爆的炸弹。听见这话,她一点儿也不惊讶,她九月份就告诉了爸爸这个决定。“你可以和我们待在一起,然后……”

“你已经对我说了N次这样的话了,第一次,第二次……第十七次……第三百四十二次……第——”

“够了没有!”他高高举起一只手。

她猛地噤声不语。为什么他们总是这样?为什么在经历了那么多磨难、数次差点儿失去对方之后,他们的关系还是如此紧张?

“我从家搬去学校住到底有什么不妥,爸爸?我不能在这屋里继续待下去了,我……做不到。我早就过了和爸爸一起生活的年纪了。我想过属于自己的生活。”她应该如何说明,每天面对着父亲,看着他时而活力焕发,时而被死亡的阴影笼罩,是件多么残酷的事……她受不了了。父亲会死,她对此深信不疑,所以在疗伤的这段日子,她一直陪在爸爸身边。但是,眼睁睁看着爸爸的生命气息一点点流失却无能为力,是一件最残忍的事。上帝知道,她留



在这儿只会让一切变得更糟。不过她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那可怕的一幕了，大概将近一个月了；也许当初她就弄错了，也许一切都是她无谓的幻觉。不管怎样，她都应该继续自己的人生了。

她伸手在口袋里摸索着钥匙。继续争吵是毫无意义的。

“好吧，好吧，你要走就走，我知道了。”他双眉紧锁，满脸阴云。

“你知道了？真的吗？我说了不下一百万次了，你知道什么？”克里斯蒂嘲讽地说，但嘴角浮起一丝微笑，“没错，你是个神探，所有的报纸都这么赞美你——本地英雄瑞克·本茨探长。”

“那些报纸知道个屁。”

“您是新奥尔良警署的顶梁柱啊。”

“住嘴。”他嘟哝着，用一只手整理着头发，并回头看了奥利维亚一眼。
“我的上帝，克里斯蒂，”他说，“你真是个难缠的孩子。”

“这是遗传。”她摸出钥匙。

他眯起双眼，抿紧嘴唇。

他们都明白此时彼此的想法，但都没有提起本茨不是克里斯蒂生父的事。“你没必要因为这个而逃跑。”

“我没有逃跑，没有逃避任何事情。我只是向另一个目标出发，那就是我的人生。”

“你可以——”

“好了，爸，我不想听了。”克里斯蒂打断他，将手提包扔在三大包书、DVD和CD盘边上。“你知道的，我要回学校几个月，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这样闹下去了。都结束了。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要回巴吞鲁日的万圣大学，我的母校。那里不是火星，我们之间只不过是两个小时的车程而已。”

“不是距离远近的问题。”

“我必须这样做。”她瞟了奥利维亚一眼，只见她的金发在圣诞树的灯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泽。阵风送来暴风雪的信号，这小屋里却显得分外温暖舒适。可这不是克里斯蒂的家，从来都不是。奥利维亚是她的继母，虽然住在一起，但彼此间感情淡漠。也许以后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这是她爸爸的生活，其实和她一点儿关系也不该有。

“那个地方出过事。好几个女生在那儿失踪了。”

“难道你已经在调查了吗？”她恼火地质问。

“我刚刚收到消息说有些女孩不见了。”

“你是说她们自己跑了？”

“我的意思是失踪。”

“别担心！”她响亮地说。那件事其实她也有所耳闻，几个女孩在校园里忽然不见了踪影，不过还没有正式对外披露。“那些女孩离开了学校，也没有回家。”

“真的吗？”他问道。

一阵冷风袭来，扫落几片潮湿的树叶，掉落在克里斯蒂的连帽运动服上。雨已经停了一阵子了，但是天空依然阴云密布，路面的裂缝中满是积水。

“我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而反对你回学校，”本茨说，他靠在本田车边，今天看起来很健康——脸色红润，头发浓黑，“而是因为你想做一个罪案小说家。”

她伸手整理了一下后视镜，“我知道你的立场，你不希望我把你调查的那些案子写进小说里。别担心，我不会越界的。”

“不是，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他深陷的双眼掠过一丝愤怒。

好吧。就让他发火抓狂去吧。她也一肚子气。这几个礼拜，他们俩就像是吃了炸药，简直一点就爆。

“我担心的是你的安全。”

“放心，我没事的。”

“别说得那么轻松，也许你会变成下一个目标。”他们四目相对。她知道，爸爸再次回忆起了她遭绑架时那痛苦的分分秒秒。

“我很好。”她的声音柔和了一些。虽然他脾气不好，经常骂骂咧咧的，但他是个好人。她知道，爸爸是担心她，他总是这样。但是她并不需要这样的关怀。

继母养的杂毛狗哈瑞冲出门，追着一只松鼠跑进树林。一道棕红色的光掠过，只见那只松鼠已经飞速爬上一棵松树，安坐在树枝上用嘲讽的眼光看着地面上气急败坏却又无计可施的狗。哈瑞汪汪叫着，绕着大树来回转圈，

不时用爪子挠着地面。看到这一幕,克里斯蒂原本的烦躁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嘘……下次你会抓住它的。”克里斯蒂说着,一把抱起哈瑞。它用脏兮兮的爪子挠着她的衣角,湿漉漉的舌头热烈地舔上了她的脸颊。“我会想你的。”她的脖子隐隐作痛,在草地上放下哈瑞,让它继续追击那只啮齿小动物。

“哈瑞!过来!”奥利维亚在走廊叫道,不过那只专心致志的狗根本没听见。

本茨说:“你还没有完全复原。”

克里斯蒂大声叹了一口气。“爸,我的那群不同肤色、负责不同病症的医生们都说我已经好了,而且比过去还要健康,不是吗?在医院度过的那一段日子真是好笑,每天都充斥着心理治疗、复健和没完没了的个人专门训练。”

他不屑地在鼻子里哼了一声。一只乌鸦从头顶飞过,在木兰树光秃秃的枝头发出嘶哑凄厉的嘎嘎声,似乎在有意增加他的不安。

“你忘了吗?在医院醒来时你几乎变了一个人。”他提醒女儿。

“看在上帝的分上,那都是老掉牙的事情了。”但那是事实。她住进深切治疗部后,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卡特里娜飓风侵袭了新奥尔良和墨西哥湾沿岸,毁灭性的灾难在一夜之间降临,到处都充斥着废墟、恐慌和绝望。虽然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但卡特里娜留下的痕迹仍无处不在,要平复这些伤口,起码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有人说新奥尔良再也恢复不到以前的样子了,但克里斯蒂不愿相信这样的话。

她的父亲太操劳了,当然,她了解这一点。整个警署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城市里人人自危,有些受困的无助居民被送往偏远地区再也回不了自己的家。医疗、运输、服务机构都乱成一团,在这样的情况下,又可以责备谁呢?没错,总有一天这里会重新繁华起来,但现在看来却遥遥无期。幸运的是,法国街区在风暴中损失甚微,几乎毫发无损,那原汁原味的老式欧洲风情依然吸引着游人们流连忘返。

半年以来,克里斯蒂都在那儿的一个医院做志愿者,有时也在警察局帮帮父亲的忙,周末就去街上闲逛。但是如今她意识到——她的心理医生也一直如此建议——应该找回过去的生活了。新奥尔良在缓慢地复苏,她也应该



重新思考今后的人生计划了。

本茨探长一如既往地持反对意见。风暴过后,他又变回了那个对女儿过度紧张、恨不得对她进行二十四小时贴身保护的父亲。克里斯蒂受不了这样的方式,她已经不是小女孩儿了,她是个成年人,有自己独立空间和想法的成年人!

她用力攥上车后门,但是没关上,于是她重新调整了一下车厢里抱枕、台灯和被子的位置,又试了一次。这次顺利关上了。“我要走了。”她看了一眼手表,“我和房东太太说好了今天住进去的。到了那儿我就打电话给你,详细地向你汇报。我爱你,爸爸。”

他似乎想争辩什么,接着粗声说:“我也爱你,女儿。”

克里斯蒂拥抱了他,当她推开爸爸强有力的臂弯时,忽然不可抑止地泪流满面。多荒谬啊!她向奥利维亚挥吻告别后钻进车中,转动车钥匙,引擎启动嗡嗡作响,克里斯蒂哽咽着开车穿过树林,驶上狭窄的车道。

在乡间小道上,她眼前再次浮现出爸爸举手向她挥别的身影。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她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终于离开了,她终于又是一个人。但就在这时,天色灰暗下来,瑞克·本茨的倒影在后视镜中一闪而过。

本茨的身上再一次失去了色彩,只看得见犹如鬼魅般的黑白灰三色。克里斯蒂的呼吸停顿了。她可以跑得远远的,离开家,离开熟悉的一切,但是却怎么都摆脱不掉父亲的死亡阴影。

内心深处,她知道这一定会发生。

而且这一天即将到来。

雨刷在车窗上来回挥动着,车里播放着约翰尼·卡什的一首老歌。杰伊·麦耐特正专注地看着前方,他以四十五英里的时速在暴雨中跋涉了一个小时。副驾驶座上坐着他那只半瞎的猎狗。他怀疑他的大脑已经不做主了。

为什么他会答应那个去享受学术假的朋友的朋友接手她在夜校的教学任务?难道他欠阿尔泰亚·门罗博士什么人情吗?根本就没有,他几乎没见过这个女人。

也许你这么做是为了你自己。你太需要改变了。况且,给一群充满活力